

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

[英] 庄士敦 著 李伯宏 译



紫禁城的黄昏

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

[英] 庄士敦 著 李伯宏 译

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禁城的黄昏 / (英) 庄士敦 (Johnston, R. F.) 著;
李伯宏译. —天津: 南开大学出版社, 2010. 11
ISBN 978-7-310-03571-7

I. ①紫… II. ①庄… ②李… III. ①爱新觉罗·溥
仪(1906~1967)一生平事迹②中国—古代史—史料—清
后期 IV. ①K827=7 ②K252.0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7539 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肖占鹏

地址: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: 300071

营销部电话: 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 (022)23508542 邮购部电话: (022)23502200

*

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2.5 印张 2 插页 317 千字

定价: 25.00 元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, 电话: (022)23507125

第四次印刷前言

本书出版后，我得到授权，公布 1923 年初发生的事件中所涉外交官的姓名。书中第二十二章叙述了此次事件。令我甚为欣然的是，在紫禁城“紫气式微”之时，我居清朝皇宫期间，他是驻北京所有外交使节当中，最和善、最同情年轻皇帝命运者，同时亦是中国的挚友。

书中另一章，记述随后发生的事件时，提到他的名字：荷兰公使、二等勋爵士奥登科先生。1924 年 11 月 5 日，那个阴郁的早晨，我向奥登科先生求情，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，主要是因为，从以往的经历中我深知，他是有求必应。

奥登科先生最近撰文，亲自讲述了这两次事件。文章题为《〈紫禁城内紫气式微〉中的两起事件》，载于《皇家中亚文会杂志》1934 年 10 月期。

许多读者询问，书中第二十三章中所述，慈禧在颐和园玉澜堂建起的围墙，是否拆除。根据我从北平得到的最新消息，围墙仍在。

瑞吉纳德·庄士敦

阿盖尔郡，基尔马丁
艾琳瑞岛

1934 年 12 月 14 日

前 言

1901年7月25日，上午11时许，一个人面带羞涩和稚气，在香港上岸。他身着中国皇族的华贵丝绸服装，戴头品顶戴花翎。码头上，他和一小队随从受到一千英国官员的欢迎，其中便有笔者。英国官员代表地方政府欢迎他光临英国领地。他在一队警察的护送下，上了一台大轿。四名红衣轿夫抬着他，很快离开码头。街道两旁，是显得好奇，却又毫无表情的中国人，警察把他们挡在一定距离之外。十五分钟后，他的坐轿到达总督府前门，英王殖民地总督出来欢迎。

这位尊贵的来客正是中国在位皇帝的兄弟，醇亲王殿下。迎接他的，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陛下驻香港代表，卜力爵士（亨利·布莱克）阁下。

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场合：中国一位亲王第一次踏上英国领地。但是，他首次来访，却免去了大部分欢迎礼仪。其实，他若愿意，本可以享有这些礼仪。当他乘坐的德国船只“巴伐利亚”号驶入港口时，英国军舰和海岸炮兵没有鸣炮致意。他上岸时，也无仪仗队恭候。这一切，都是遵从他自己的意愿安排的。因为，他此行肩负一项羞辱使命。使命未竟，他宁肯放弃中国皇族亲王本应享有的礼遇。在他踏上香港土地之前一年零三十五天，德国驻中国公使在北京街头被一名“拳民”打死。1900年6月20日，打死冯·克林德男爵的枪声，传遍了全世界，标志着那段可悲可叹的“围攻使馆区”历史性事件的开始。联军获胜，迫使中国朝廷接受屈辱的和平条件。现在，根据其中一项条件，满清亲王正在前去德国途中，替“天子”在德国皇帝御前卑躬屈膝，表达歉意。

但在中国人眼里，德皇至多不过是个番国王子，最次也就是个傲慢无礼的土邦酋长而已。

当时，我曾做了些笔记，随后归入一份文件，现存唐宁街。我在笔记中写道：“遵奉中国朝廷惯例，醇亲王本人不能成为皇位候选人，但是，他若生有子女，他儿子最终很有可能成为皇帝。这定然会使醇亲王本人，在中国今后的政事中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”

这段话，准确预示了醇亲王的命运。他自德国返回，皇太后便让他娶了她自己的亲信、总督兼内阁大学士荣禄之女。1906年初，他们的长子出生，取名溥仪，成为中国大清王朝末代君王。醇亲王自己，作为亲子的摄政，在动荡不安的几年间，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^①。

醇亲王途经香港不久，又一位皇室成员过境香港。由于他此次使命无辱中国，因此，各种礼仪也一应俱全。他就是亲王载振，后继承其父，成为庆亲王。他此次是前往英国，代表中国皇室，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的加冕典礼。

正是在这两个场合，我首次接触到满清皇族成员。多年之后，我对他们的了解和接触之深，超过了任何外族人。不过，我当时已经结识一人，其命运也同满清王朝的气运息息相关，其地位远远超出我迎见的两位亲王，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更值得一书的殊荣。1898年圣诞节，我离别牛津莫德林学院，作为一名“东方实习生”，初抵香港。当年，中国发生了一件划时代大事，事件中的主角，刚刚逃到香港。我初识康有为，是在总督府。他是当时中国人中，最受崇敬，也最遭憎恨的人。推崇他，甚至敬仰他的，是忠于朝廷、但也渴望中国能赫然立于各民族之林的爱国者；憎恨他，同

^① 首次见到醇亲王后大约十八年，我进入紫禁城，成为他儿子、宣统皇帝的师傅。时光再过十四年，1933年2月15日，醇亲王的长孙出生在泰晤士河边我的家中。

时也惧怕他的，是相信中国无须学习西方“蛮夷”、中国皇帝理所当然是万王之王的人。

第一次遇见这位大改革家兼“现代贤哲”时，他正在痛悼六位烈士。这六君子命运不济，倒在了咬牙切齿的皇太后及其唯命是从的奸臣手下。其中一人是他胞弟康广仁。当时，不仅北京中央官府，地方各省当局也大笔悬赏，捉拿康有为，生死毋论。在香港，虽然有英国政府严加保护，但他时刻面临暗杀的风险。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，他拜访了访问远东的查尔斯·贝思福勋爵，两人进行了饶有兴趣的交谈。贝思福勋爵的游记中，对此有所记录^①。康有为在香港短暂停留之后，便前往日本、加拿大、美国和欧洲。但他头上，始终悬着赏钱；个人性命，总是在皇朝官府密探线人的追踪下岌岌可危。只要皇太后还在世，他就注定四海漂泊；甚至在他返回故国之后，也一直到处流离，直至去世。

我写本书的主要目的，是记述满清占据的紫禁城内我称之为天光疏暗的一段时期。从1912年初时所谓民国成立，至1924年11月“基督将军”及其部下把皇帝溥仪（年号宣统）赶出皇宫，总共十三年的时间。为使不熟悉中国近代政局的读者读来清楚，我认为，有必要讲述一下天光疏暗之前的阳光明媚（不过，阳光已经让阴云笼罩），也讲述一下天光疏暗之后的风雨之夜。

清晨，有天光疏暗时的曙色；傍晚，也有天光疏暗时的暮色。或许，夜晚吞没了本书所述的暮色，但长夜过后，将是黎明破晓，显现新的曙色，迎来一天大好阳光。这正是所有敬佩中国人民的人所热心希望，甚或坚信不移的（一旦对其有所了解，谁又不敬佩中国人呢？）。我们许多人坚信，在浩渺天宇，在旁人认为最漆黑的一角，我们已经瞧见新的黎明的第一线曙光。不过，本书各

^① 《中国四分五裂》，查尔斯·贝思福（Charles Beresford）勋爵，哈珀兄弟出版公司，1899年，第196-200页。

章要直接讲述的，不是黎明的曙色，而是傍晚的暮色。我讲的，只是三十四年的故事，始自 1898 年，郁郁寡欢的德宗（光绪）皇帝试图进行康有为呈献的全面改革，虽心志高远，却又希望渺茫；止于 1931 年底，中国末代满清皇帝返回祖地，到了转年，满洲出现，成为世界政治风暴的中心之一。

溥仪序文

甲子^①十月，予自北府^②。入日本使馆。庄士顿师傅首翼予出于险地，且先见日使芳泽^③言之，芳泽乃礼予，假馆以避乱军。乙丑^④二月，予复移居天津，距今七年。而庄士顿前后从予北京，天津之间者约十三年，中更患难。仓皇颠沛之际，唯庄士顿知之最详，今能秉笔记其所历，多他人所不及知者。嗟夫！丧乱之余，得此目击身经之实录，信乎其可贵也。庄士顿雄文高行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。此书既出，予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。辛未^⑤九月。

（“宣统御笔”，“自强不息”两方御印为鉴）

① 大致为1924年。

② 皇帝父亲、前摄政王宅府，1924年11月，“基督将军”冯玉祥将皇帝逐出紫禁城，禁于此。

③ 中文名字为芳泽谦吉，日本驻北京公使。

④ 1925年。

⑤ 1931年。序文为皇帝在天津时拟写，由皇帝随从，著名词人、政治家和书法家郑孝胥誊写。约一周后，皇帝和他一同前往满洲，分别任新满洲国的首脑和首相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1898 年：改良运动 / 1
- 第二章 改良运动失败 / 8
- 第三章 1898 年至 1901 年：反响与义和团运动 / 20
- 第四章 1901 年至 1908 年：光绪的最后岁月 / 29
- 第五章 慈禧太后 / 41
- 第六章 五台山与达赖喇嘛 / 55
- 第七章 1911 年：辛亥革命 / 63
- 第八章 “清室退位优待条件” / 78
- 第九章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/ 91
- 第十章 1917 年：张勋复辟 / 108
- 第十一章 《松寿老人自叙》 / 119
- 第十二章 1919 年至 1924 年的紫禁城 / 127
- 第十三章 帝师 / 147
- 第十四章 紫禁城紫气式微 / 160
- 第十五章 内务府 / 172
- 第十六章 少年皇帝 / 186
- 第十七章 希望与梦想 / 206
- 第十八章 龙的成长 / 220
- 第十九章 展翅欲飞 / 231
- 第二十章 龙凤呈祥 / 258
- 第二十一章 各方密谋 / 271
- 第二十二章 御花园 / 286
- 第二十三章 颐和园 / 299

第二十四章 11月5日事变 / 320

第二十五章 困顿之中 / 337

第二十六章 皇帝出逃 / 350

后记：龙归故里 / 367

译后记 / 383

附录：清代帝王世系表 / 387

第一章

1898 年：改良运动

整个十九世纪，满清王朝的权威不断削弱。内乱重重，外来战争惨败，不仅动摇了皇宫的基础，而且似乎成了中国四分五裂的前奏。1899 年，查尔斯·贝思福勋爵就曾以《中国四分五裂》为标题出书，因为他相信，这是最贴切的书名。此前四年，中国被自己一直鄙夷的小岛帝国打败了，孤立无援，而且，这不是第一次，也非最后一次。台湾，直到被满清王朝征服兼并，才并入中国领土；现又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。如果德国、俄国和法国这三个欧洲列强不加干预，中国还会失去满洲重要的领土，包括旅顺和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。可三年之后，辽东半岛还是失去了。俄国不仅获得了她曾貌似大度，迫使日本归还给中国的这片领土，而且更加强了在整个满洲的军事实力，成为满清皇族祖上之地的主宰。1898 年，住在满洲的英国商人说，“这个地方，他们眼看着给实实在在地吞并了。”一位主事的英国传教士“宣称，他本人和整个教会都把满洲看作是俄国的，只是名义上除外。”^① 力求了解当今满洲问题的人们，不应忘记这一背景。中国人根本就没

① 查尔斯·贝思福爵士，见前引书，第 44 和第 60 页。



图1 康有为

有参与在满洲驱逐俄国人的事情。1904 年至 1905 年，若非日本在满洲土地上战胜俄国，毫无疑问，不仅辽东半岛，而且整个满洲，如今都会在事实上，也许还在名义上，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份。

但是，1898 年底，满清帝国转让给外人的，并非仅仅是台湾和满洲。这一年，西方列强争夺中国沿海海港和租地，划分“势力范围”的活动达到高潮。胶州的青岛良港，由德国获取。威海卫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土地，“租”给了英国，在此后三十二年间，英国将其作为殖民地经管。另一块面积相似的地方并入了香港殖民地，租期九十九年。广东省南部沿海的广州湾，同样“租”给了法国。墨索里尼掌权之前，意大利索要浙江省沿海的一个港口，遭到中国成功抵制，意大利人对自己在争夺过程中未能赢得一块土地沮丧不堪，而中国人也因自己硬是顶住了意大利人，同样吃惊。

如果西方国家以为，瓜分中国可能会一帆风顺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最多只是愁眉紧锁，那他们很快就发现，自己错了。外部的入侵，把一个“文明”变成了一个“民族”。中国人曾不大知晓爱国主义为何物，现在开始明白了，周边的世界都是相互竞争、常常敌对的族群。而中国人这个群体，虽人数最多，面积最大（如果算上附属领地），但同领土和人口不足其二十分之一的西方国家相比，影响力反而更小，也更不受人尊重。

中国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十分自豪，十分敏感，不愿屈尊于各国，不愿永远低三下四。他们不会默认西方人或日本人比他们更优越这一理论。在最熟悉中国人的人们眼里，任何这类理论显然都是谬误。中国人也鄙弃这种理论，这是因为，他们怀有远比虚荣更深邃的信念。因此，当受教育、善思索的阶层思考自己国家的现状，同时十分合理地规划自己国家的蓝图时，便觉得有义务在身，要寻找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。他们没有到自然法则中去寻找，因为同自然法则抗争只是徒劳无益；而是到现实中，到错误

中去寻找，以便改变现实，纠正错误。于是，维新派应运而生。同样自然而生的是，维新派内分为两大派别。右派信奉渐进改良，反对国体作任何大变，以免招致灾祸。左派坚信，非建立全新基础，根本改变国民生活，不足以拯救国家。他们认为，满清王朝惰性十足，能力全无，还贪污腐败，不可救药；只要满清王朝仍是个拖累，国家重建就无从谈起。

康有为是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维新运动中，迄今最著名的人物，他的弟子依其籍贯，称其“南海”。他对皇帝忠心耿耿，所以，应属温和一派。但在1898年，在那些控制中国命运的绝大多数人眼里，康有为呈给皇帝的奏章，直接启动了那著名、但又仓促的“百日维新”，也使他成为帝国最危险的极端分子。康有为和他的著述，使汉人和满人官僚体系中传统守旧、“倍受尊敬”的官宦们充满恐惧和仇恨，其程度之深，只有欧洲中世纪邪说和巫术带来的恐怖和憎恶能相比；或是当今共产主义、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给其反对者带来的恐怖和憎恶能相比。如能打个唐突的比方，1898年的康有为，正是中国当今的“头号布尔什维克”。虽然他的观点终生无根本变化，但仅仅十五年后，他就命定遭人嘲笑，给人轻蔑地视为“死硬派”和反动派，无情地抛在一旁。这也是在任何时代，任何地方，许多宗教改革家、社会改革家和政治改革家共同遭遇的命运^①。

康有为将其“异端邪说”化为具体建议，呈给皇帝之前很长时间，就在原籍广东省热情倡导政治社会改革，大胆创新地讲释

^① 1928年11月《半月谈》，第581页。路易斯·爱因斯坦先生（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）写道，1899年，赫伯特·胡佛（近来当选美国总统）作为政府工程师前往中国，是因为“年轻的光绪受孙中山劝告，力求在中国进行效法西方的变法，希望有一位美国工程师领导新成立的矿务局。”无须赘言，孙中山从未就此事或其他事项向光绪皇帝进言。很难想象，还有什么事情比混同于孙中山，更让康有为苦恼的了。现在，两人均已作古，“到了极乐世界”；或许还相互承认，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尽心尽力。

孔子经典，赢得了大名。他是“今文学派”领袖，章太炎则是“古文学派”领袖。不过，康有为既为皇帝的忠实臣民，也是孔夫子的虔诚信徒。他始终认为，孔子是中华文明的精神之祖。到1898年，他身边集结了大批进取好学的学生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他既教导青年，也激发青年，他的名声从广东，传遍中国。他的教学最终吸引了在宫廷享有极大影响、很高声望的高官显贵的兴趣和注意，如湖南巡抚陈宝箴^①、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，还有皇帝师傅翁同龢。

翁同龢，江苏省人，当时最大学者之一。1856年，他参加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，名列榜首，中了状元，这个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最高名位。他的仕途也一帆风顺，任户部尚书、大学士和新设的北京外文学馆一同文馆的总教习。中国文人认为，他作为学人、诗人和书法家，继承了十八世纪乾隆盛世时风光人物、文章家刘墉的精神。翁同龢的学术生涯达到顶峰的标志，是其担任帝师。他在此荣耀职务上先后侍服同治和光绪两代皇帝。

翁同龢虽是儒学大师，第一流的传统学人，但也开明豁达，同情并关注康有为的著述。他同陈宝箴、许景澄等几位情投意合的友人商量后，在命运多舛的1898年初，向皇帝提起康有为的名字，并同皇帝讨论这位改革家的主要政见。他之所以能够毫无阻拦地接近皇帝，是因为帝师这一头衔，带有某些终生特权，包括私下觐见皇帝，虽然光绪帝当时已年近三十，不再修学。此外，帝师还有权不经传统规矩，向皇帝直陈己见，而其他官员无论职位多高，在与君王的关系中，或多或少总得受规矩约束。

以翁同龢如此高位，竟把康有为的政治观点呈给皇帝，并得到皇帝赞许，这本身便十分了得。一方面，这显出他的人品，说明他全无嫉妒之心，这种中国朝廷官员，以及任何地方官员很难

① 不要同陈宝琛混淆。陈宝琛后担任宣统皇帝师傅。

改变的恶习，更摆脱了当时文人身上陈腐保守的书卷气。另一方面，这表明，皇帝本人也远非浮浅糊涂之辈，不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可怜又可气。实际上，可以肯定，翁同龢比宫廷中任何人，包括皇太后，都更了解光绪的品格和能力。他不可能同一位无理解能力，也无实施意志的年轻君王探讨康有为的改良计划。

毫无疑问，1898年春，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年轻皇帝，便留下深刻印象。许多年后，我几次同康有为讨论当年的事情，我始终听他用敬佩，以至近乎敬仰的口吻讲述光绪。如果这位激情澎湃的改革家觉得皇上兼恩主缺少才智、热情和爱国情怀，他也许就加入了行列慢慢扩大的另一类人士，同其一样认为，当朝皇室的“天命”已终，满族王朝阻挡中国进步，因此必须推翻。倘若早时，这种想法曾在康有为头脑里闪现，在亲见皇上之后，也都烟消云散；他发现，皇上不仅同情支持改良运动，而且还随时准备，甚至急于处在改良的前列。

人们有时称康有为是帝师。但他从未担任过此职，也很少觐见皇帝。但是，在一次觐见时，皇帝授予他一项特权，他可以不经寻常的正式程序，向皇帝直呈奏章。康有为心情急切，也心存感激，领受了这一特权。他递呈奏章之后，皇帝便颁布了一系列著名的改良诏令。那是1898年夏天，称作“百日维新”的时期，诏令一个接着一个，仓促而出。这些诏令，使当时中国少数思想开明者惊喜、高兴，也同样使多数保守者惊愕，继而强烈反对。

人们常常批评康有为的改良计划，批评实施维新的皇帝诏令，责其构想仓促，不适合中国政治社会国情，不容于中国文明的精髓。这种批评倒也并非完全无依无据，不过，对于后来在毫无准备情形下，猛然把中国推入西方民主模式的尝试，不妨同样加以批评，而且应该批评得更有力，更切实。康有为自己的中年后期承认，他的计划中，有几项属于误导，比如曾建议中国人改穿西方服装，这意味着，中国传统丝绸行业将毁于一旦。但在他大部